

一场人生，四个一天

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地球村之喻堪为绝佳。

本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召开。周一，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遵循，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加以维护，并强调，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联合国宪章》于1945年6月26日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上签署。签署序列按四个发起国(中、法、英、美)的英文字母，中国列于首位。首位提笔签字者为中国代表团代理首席代表顾维钧。这位在坐落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从本科到博士学业的国际法学家未曾料想，四年后，联合国总部竟落户纽约。

纽约，这位沪上才俊的第二故乡。

在纽约寓所，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以97岁高龄驾鹤西去，紧紧依偎母校以及由他亲身见证诞生的联合国。当天日记仅书一言：“这是平静的一天。”

无需赘言，顾维钧人生中最宁静的一天当属辞世这天，1945年6月26日则为人生中最华彩的一天。以其近一个世纪的漫漫人生旅途来丈量，尚有最激情的一天，1919年1月28日，在凡尔赛宫，尚有最悲惨的一天，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

1919年1月28日，在凡尔赛和会上，临军国主义日本企图并吞我国山东之危，身为北洋政府五人代表团成员，驻美公使顾维钧挺身而出，义正辞严道：东方的孔子好比西方的耶稣，孔子诞生地山东也就如同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绝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语惊四座。这是我国外交史上首次对列强斩钉截铁地抛出“不”字，铁骨铮铮。陈

道明在电视剧《我的1919》和电影《建党伟业》中扮演顾维钧，便再现这份凛然之大义。顾维钧由此一鸣惊人，遂享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誉。

1919年6月28日，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断然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忿然拂袖而去。“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話。”顾维钧怅然写道。因世道昏暗而人生悲惨。

昏暗，何止世道，更有百年前朽木枯

◆东敲西击

◆俞可

株的政权与内忧外侮的国运。在《联合国宪章》签署之前，公理难胜强权。弱国无外交，唯有任人宰割。“欲以姜桂之性言外交，毋乃启强邻之怒而速自亡之机乎？余答曰：否。”在哥伦比亚大学攻博期间，顾维钧曾撰有《中国外交私议》，矢志改写此条铁律，并提出我国外交之孱弱可归因于三点：“一曰无法理之思想，朝野上下不知法理为何物……二曰无统系之办法，部臣与疆吏异意，督抚与僚属殊方……三曰无胆识之外交家……始则延宕以避之，继则婉词以缓之”。民族复兴所需外交家，“必有法上高等之学识，料事决谋之果敢，所谓足智足勇是也”。

以顶戴常春藤博士学位在全球学界游刃有余，顾维钧堪作足智；以舌战欧美日霸权列强在国际政坛纵横捭阖，顾维钧堪称足勇。

一场人生，四个一天，拼凑的则为一幅华夏儿女谋复兴、谋幸福、谋大同的壮丽画卷。



杨化明 摄

秋分

与春分一样，秋分这天，白日与夜晚等长。自此日起，夜晚一天一天地长起来，白日一天一天地短下去。

到了秋天，寸寸光阴都是好的，总担心它走得太快了，恨不得伸出双手去拦一把。美好的物事，令人珍惜，好比眼前的餐桌上摆着一碟青扑扑的大豆，粒粒饱满，颗颗如翠，终于还是下了筷子，一粒一粒地丢进嘴里，细嚼慢咽，竟然于不知不觉间就吃完了，回过神时，唯有怅惘——再美好的物事，终究敌不过时间的消磨，忽地就没有了，让人空自怀念，久久不能释怀。

夜晚浸泡在雨声里，更显出一种柔和端丽的美，所有的嘈杂与喧嚣都被雨声一一过滤掉。枕着雨声入眠，于我是一件幸福的事，蝉们已经钻进地下厚厚的土层里，秋虫的呢喃一波一波地涌过来，直把人送入夜的深处，及至沉入无边无际的梦境里。

早晨醒来，推开窗子看向楼下，水泥地面以及花坛里的泥土都有些微微的潮湿，仿佛被泼上了一层若有似无

的墨，呈现出清浅的灰色。浅灰的色调是好看耐看的，端庄、大气，还有那么一些雅致，你若是选择这个色调的外衣，肯定会让你的气质上升一个层次。一直以为，春天是女性的，秋天是男性的。

秋的气质与人一样，亦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修炼而成的。经历了春的绚烂以及夏的浮躁，渐渐地沉静下去，老练了成熟了，再不屑于与世上诸般物事争什么，只管勤勤恳恳地行动，然后拿出丰硕的成果回报给尘世。秋是开阔宁静的，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繁华毓秀；是“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气象万千；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淡定从容；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乾坤朗朗……

那年的秋分，在乌镇西栅，坐上去往景区的渡船，方才惊觉，这是一片飘逸出尘的世外桃源。酒香不怕巷子深。要得到他人的尊重，自身总得有足以支撑的东西，来自智商方面的，来自情

商方面的，当然，最好是来自智商情商两个方面的。何谓智商？有能力吸引人前往；何谓情商？被吸引前往的人，多的是欣喜，全无的是悔意。我这儿所说的，非人，而是西栅。

若以人比拟，东栅是一位书生，如茅盾似的戴一副眼镜，有一些儒雅，有一些深沉；西栅则是一位女子，一位明媚鲜妍的二八佳人，如同可以穿越四季的惠风，撩拨着你，引领着你。她是智商情商双高的，只要你有朝一日走近她，她的每一举手投足，都会令你深深地沉迷——心甘情愿地沉迷。

世上集美之大成者，终是草木。哪怕是一片枯黄了的从树上飘落下来的叶子，竟也是那样的仪态万方，不容亵渎，让人凝神注视时生出仰望之心。

河两岸的树木，缤纷的繁茂里，略显芜杂，树种与芜湖几无差别，多的是桦树、槐树、女贞、香樟、木槿、紫薇、玉兰、桃树、法国梧桐。因了芜杂，显得婉约有余，气势不足，这倒正合了西栅曼妙女子一般的清纯气质——便是腮边碎乱的鬓

◆笔走万象

◆子薇

发，也无法遮挡佳人的炫目风华。芜湖的行道树抑或江河湖泊旁的树木，多是同一树种整齐有序地排列过去，如此的好处是，不仅提升了每一棵树木的气势，连带着把周边景物的气势都齐齐地提升了上去。那感觉，是舞台上的“黑鸭子”组合、“小虎队”组合、合唱团组合，歌喉未嗽，气场先行。从这个角度来说，芜湖还是有那么一些大家气质的。

气温比前些日子凉了很多，夜里总要醒上两回。醒来后，睡不着，听秋虫吟唱，依稀还能听见楼上人家的老爹爹和老奶奶说话，老爹爹话多些，总是听见他在说，说些什么，听不清楚。老爹爹和老奶奶的面容很有些相似，像是一娘所生的兄妹，这便是所谓的夫妻相了。都说，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长了，相貌会渐趋同，大约因为长期一致的饮食结构，还有彼此身体气场日复一日的相互影响。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一床薄被，搭在肚子上。虫鸣，人声，未必动听，却可暖心。

◆史海钩沉

◆俞剑明

年，都督荆州诸军事，为统一中国立下大功。正当功勋鼎盛之时，他却认为国家太平，自己应急流勇退。有人劝曰，此正乃青云直上之际，为何放下功名利禄？羊祜说：“大局已定，我以巾巾装束回归故里，享受田园日月，不亦乐乎。”羊祜的“放下”，赢得了“成功弗居，幅巾穷巷，落落风飏”的美誉。

放下是一种智慧，一种豪气，更是一种境界。我们有时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背负太重；之所以背负太重，是因为不懂得放下。功名利禄常常于微笑中置人于死地。诗人泰戈尔说“当鸟翼系上黄金时，就飞不远了。”只有学会放下，才能卸下人生的种种包袱，才能更加充实、坦然和轻松，步入超然的境地。

谦虚的山水是我师

◆人生海语

◆朱国良

漫游神州，遨游天下。古人谓之“行万里路”，那是与“读万卷书”并列为精辟的一联的。常常去青山绿水访古探幽，时时以一颗童心到处走走玩玩，的确是长知识、增见识、明常识的。

我等守着杭州西湖过日子，有点自豪，有些得意，外地的朋友也极羡慕。我们的幸福之情也常常溢于言表：一日湖边快意游，逍遥自在胜王侯；走遍天下江湖，难敌杭州西湖。其实，天下西湖有三十六之多，虽说有的只不过是一口位于西面而命名的湖而已，但有的地方的西湖还是有些名堂的。就拿扬州来说，便有一口瘦西湖闻名遐迩，使得我们常常“烟花三月下扬州”，去寻景探幽。不知你注意没有，在瘦西湖的一座亭子里，有一副对联，像是一份导游书，明明白白、坦坦荡荡地道出了妙处：“借来西湖一角堪夸其瘦，移来金山半点何惜乎小”。这对联有意思，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这处胜景的特色。比起杭州西湖和镇江金山，瘦西湖自然要逊色不少。可取之处在于这名胜，善于取人之长，敢于直抒胸臆，而且还很有自知之明，能够注明出处和来头。它只夸自己的瘦，更不羞于自己的小，还很谦虚地说是从人家那里借来的，说得自然，讲得坦荡。

在旅游胜地，又不乏名泉。龙井茶叶虎跑水，这是很有名气的“双绝”。而敢于自称“天下第一泉”的，听说就有四处。载入《神州名泉》一书中，列入天下第一者，竟达到十处。到底谁是第一？恐怕陆羽先生在世，也会感到有些弄不清楚。而江南多名泉，山野多好水，位于苏州天平山上的白云泉，细流晶莹，如珠似玉。据知，此泉水高出盆沿三毫米也不外溢，一枚枚硬币放在上面漂浮不沉。行家有论，此泉质佳味甘，绝不比那些号称“天下第一泉”的泉水逊色。然而，可贵可取的是，在旁边的岩壁上，却刻题五个遒劲挺拔的大字：吴中第一水。

这“第一水”之谓，与“瘦西湖”之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纵观瘦西湖，水，瘦得幽；堤，瘦得邃；塔，瘦得俏；桥，瘦得俊；园，瘦得媚；岛，瘦得巧。由此再想到杜甫、李贺、欧阳修、李清照笔下好马的瘦、名花的瘦、人比黄花瘦；还有郑板桥独具一格的字体的瘦，宋徽宗自成一体的“瘦金体”的瘦，就感到这瘦又是多么可爱与众不同。同样，“吴中第一水”亦妙在不以“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吓人。虽然它也称第一，但范围甚小，只是吴中第一，是地区性的。如果别人夸下的是“海口”，它最多也只是“井口”而已。况且它的豁达和坦然，还把一个“泉”字，换成了一个“水”字，则愈加显出谦逊的风度、开朗的气度！

在旅游胜地，在有的景点中，常常号称“第一”，似乎雄霸天下，其实也只是一种唬人招式而已。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角度看，山水名胜号称“第一”的，意义也是不大的。你的档案在别人心中，你的好歹在游人嘴上。明眼人一游之下，对山水人文自有定论。言过其实吹过头，才会形成讽刺，令人作呕呢！而在生活中，如果有些人总觉得比天大几分、比地厚几寸，一开口，便有点舍我其谁的架势，便有些“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其实到底有多少货色，有几多本事，旁观者是灵清的，明眼人是看破的。因而，为人处事还是实事求是、求一点为好，示人对事还是实实在在、磊磊落落一些为妙！

“尊者有谦而更光明盛大”，这层意思在做人为人的道德修为上是为深刻的。其实，山水的谦虚也可教导我们，开导我们，亦可为我们之师！不论是扬州的“瘦西湖”，还是苏州的“吴中第一水”，游客寻访于斯，到此一游，或见三月烟花，柳丝依依，桃花灼灼；或看源头活水，琴瑟淙淙，飞泉潺潺，同样会感到极美极雅极乐。在这雅景雅致雅兴之余，我觉得那还是一块“警策牌”、一份“告白书”，对世上的妄自尊大者，对一些不知天高地厚者，分明是一种十分婉转的规劝和诚恳洗练的告诫！

“放下着”

湖北黄梅五祖寺，是著名禅宗寺庙，惠能曾在此受戒。寺前有一道山溪，终年流水淙淙。游人欲进寺门，必先经过一座古老的廊桥。走近廊桥，只见三个大字赫然在目——“放下着”。

“放下着”是一句禅词。《禅意与化境》道：“放下你的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一直舍去，舍至无可舍处，是汝放生命处。”

禅意并非人人都能感悟，游客中有人在禅房向方丈请教何为“放下着”？方丈讲了一个故事：佛陀在世时，有位名叫黑指的婆罗门拿了两个花瓶要献给佛，并请他开示佛法。佛说：“放下。”黑指放下了左手的花瓶。佛又说：“放下。”黑指放下了右手的花瓶。佛还是说：“放

下。”黑指茫然道：“我已经两手空空，还让我放下什么呢？”佛说：“我不是让你放下手中花瓶，而是要你放下六根、六尘、六识。当你把这些都放下时，你就再也没有什么对待，没有什么分别，甚至你将从生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佛经说的“放下”是一种大境界。然而，大千世界，充满诱惑，芸芸众生，六根不净。尘世中人，又有几位能悟出这种境界呢？唐代诗人孟浩然，曾被人称为是“洗刷凡尘，超然独妙”的大才子，本来多年潜居鹿门，自诩“此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飞逐鸟灭”。何其清高，何其飘逸。然而，终因放不下心中的功名利禄，熬到四十岁的光景，还是下了山，跑到长安摸路子，托门子，一门

心思图个平步青云，衣紫着绯。

唐代还有一个更有名气的诗人李白，看上去似乎比孟浩然更为潇洒狂放，他吟诵过“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这样的诗句，但他说的不是心里话，骨子里仍放不下“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的黄金梦。

权势、名利、金钱、美色，这些世俗的东西，你蔑视它，反对它，抨击它，口口声声要与之决裂，信誓旦旦要与之断绝，全是因为你心中装着这些东西，割不掉，放不下。反之，一个心中了无一物的人，幽微的心湖波澜不惊，一片宁静。西晋时期，军事家羊祜文韬武略，才华盖世，升任尚书左仆射、卫将军。到了晋泰始五

